



娘的火龙果

李民

爹去世早,娘一个人拉扯他长大。爹去世那年,娘才28岁。多少人都来劝说娘,再找人家。过日子有个男人疼,有个男人帮衬着,就显得不那么清苦了。

可是娘说,生个男娃不好改嫁呢。男人婚前嘴上抹蜜,天好地好,一旦结婚入了洞房,怕是嫌弃我儿是个拖油瓶啊。

就这样,娘为了他不受委屈,一辈子未再嫁。

那一年,他因为拿了邻家孩子的橡皮,被娘狠狠地骂了一顿。他想不通,就跑到家门外。过了吃晚饭的点,他还没有回家。娘开始坐不住了,娘埋怨自己说话太重了。

这个时候,外面有人喊,有人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娘吓得脸色苍白。娘觉得是他赌气跳了冰河。娘不知道哪来的勇气,飞奔到了河边。一跃而下,愣是跳进冰河里把人给摸了出来。

娘因为救人一下子出名了。有报社的记者来采访娘,问娘救人的那一瞬间是怎么想的。娘瘫坐在地上,结巴着说:“我就寻思是我家狗蛋跟我赌气跳河了呢……”

他的乳名叫狗蛋。娘说,赖名好养活。

那一年,娘在工厂获得了劳动模范的称号,娘还作为代表去市里参加隆重的表彰会。表彰会的规格很高,住的宾馆里提供很多南方的水果。娘一下子被一种水果给吸引住了。这种水果长得好奇怪,通体红色,像是长了鳞片一样。

娘悄悄问服务员,这是什么水果。服务员笑着告诉娘,这种水果叫火龙果。

听这个名字就好听。娘喜欢得不行,娘舍不得吃掉火龙果。会议结束以后,娘攒了两个大大的火龙果,背在包里特别兴奋。

回到家,娘一直等着他放学。见他进了家门,娘迫不及待地两枚火龙果拿了出来。

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怪的水果。

在灯下,娘俩在研究怎么吃这种水果。

后来,他提议,用刀从中间切开,就像切西瓜那样。他找来锋利的水果刀,把火龙果从中间切开了。娘俩欣喜地看着火龙果的内部构造,红色的汁液,还有黑色的小碎芝麻粒的东西,吃到嘴里很甜的感觉……

娘舍不得吃,叫他吃。他心疼娘,坚持叫娘吃。最后他们达成一致,娘吃一口,他吃两口。吃的时候,他的两口尽量少咬一点。

一点就足够了,一点就足够叫他记住娘的好了。

娘很努力上班赚钱养家,供他上学。他很争气,很快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在娘的鼓励下,他一路顺风,考上了公务员,并且年纪轻轻就提拔到一个县城当上了县长。

成家立业,能够见到娘的机会少了。他想把娘接到身边来,娘离不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他很孝顺,只能依着娘。

他事业有成,很快就再次得到提拔重用。这中间,他学会了很多人际交往的“技巧”,知道了怎么讨上级的欢喜。

他偶尔回老家去看望娘。

娘早就退休了。他知道娘喜欢吃南方的水果,尤其是火龙果。他就嘱咐秘书,要给娘多买火龙果。秘书笑了,原来自打他当上了领导以后,很多人就知道了娘爱吃火龙果的事。

有个矿老板找到了他,委婉地说了矿山开发合同的事情。其实合同年底就到期了,环保部门说环境污染严重,要关闭矿山。他知道开矿污染严重,可是只要自己一句话,县里那边是会给面子的……

这个时候,秘书敲门说,外面来了一辆卡车,卡车上拉了一车火龙果。

秘书说,是你家老太太叫人拉来的,满满一大车,都卸到地上。他愣住了。他赶紧打开窗子,果然见后院堆了一地的火龙果。

秘书说,老太太捎来了一封信。

秘书拿出一个信封,里面是薄薄的一页纸。

娘在信纸上写了一句话:儿啊,现在咱家的火龙果堆积成山,可都没有过去的味了。

字的颜色是红的,他闻了一下,那是娘用红色的火龙果汁蘸着写的信啊。

他的眼泪忍不住流淌下来。

他对秘书说,你告诉周总,县里的污染治理迫在眉睫,谁来讲情也不好使!

像焊接青铜,把乡村振兴打磨(外一首)

——从环亚源到音乐小镇

陈典锋

一群让文字飞翔的追梦人
从洛州华阳国际饭店起锚
用镜头和文字描绘
现代工业和传统地域的紧密黏合

在1.98万平方公里闭环的环亚源生态半岛,20多家现代化企业蓬勃萌芽。丛生惊喜传奇和效率过去的卫东镇,现在叫永丰一颗颗闪烁星座镶嵌在锦绣大地

当初引领电影、交际舞和职工医院的三线诸工厂,把辉煌历史浓缩隐藏在博物馆陈旧且崭新的橱窗伫立在永丰工业集中区路口梧桐门,欣喜张开宽阔巨大的臂膀守望一群群远栖的凤凰

在环亚源铜业,精湛近乎幻术的工艺

令人叹为观止。漫长夹道迎宾的喷泉涌动一片洁白的赞叹一位伟人举手远眺,预设美好未来精致炫目的铜态产品,在洛州一隅媲美于大城市流水线上的精准游标卡尺的精细,测量出手工塑模工匠的白发和打磨微尘的直径和厚度。大比例脱贫攻坚的参与让乡村振兴在这里拓展延伸

现代、时尚、唯美、气度、琳琅塑造一簇铜都的气宇轩昂让一场哑然大喜的慨叹,不能止步于川流不息的身影和期盼

一曲乐律,陪伴一座城市同呼吸

音乐小镇广场,一声声粗犷的男高音伴随一丝竹管的余音,绕梁着遥远的呼噜山隐秘的内敛和丰厚的传说

沉浸在暮色四起的山峦之间由此,汉乐五音十二律从仓颉造字和洛河以南的地域开启音乐文化的前驱之声

沿音符般的台阶拾级而上虔诚跪拜在伶伦祠下一串串古乐和现代的乐舞协调合奏夜色静谧涌动,静物萧索临栏俯视,一幅建设画卷迎面扑来侧耳倾听一座城市匀称的呼吸祠堂高耸的飞檐伸手掌将暮色天空的腴腴抚摸一座现代化城市的阔气崛起用钢筋铁骨和绵延不绝的繁忙素描大雅的空灵旋律和弦一曲婉转的清唱

商洛作家洛南采风作品集

闲冬漫忆

田家声

乡村人将寒冬也称闲冬。说是闲冬,其实勤劳惯了的人们并没有闲着。男人们有的扛了扁担去远山近林砍柴火,有的提了粪筐、持了粪铲去路边拾粪积肥,有的去周围赶集做些小买卖,有的修渠打堰,以备来年春灌,有的趁着冬闲拾掇农具……女人们则捡了上好天气腌腌酸菜,上上碾磨,做做女红,走走娘家,抑或趁着冬闲托亲靠邻给老大不小的儿子物色合适对象,给未出嫁的闺女找个婆家。冬天最闲适的要数老人儿童了,老人或躺在热乎乎的被窝里享清福,或在堂屋里围炉烤火,或三五成群背靠院山墙,晒晒暖暖边编前朝后代轶事。有时为了某件事或困了某句话语不合争得面红脖子粗。儿童们或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或挤在谁家热炕上甩老k,或在雪地里支了筛子扣麻雀,或在场院里踢毽子、甩面包、拍皮球、玩弹子。铅灰色的天空上突然飞来一只老鹰,扇着硕大的巨翅箭一般俯冲着冲向地面,吓得一群在场院里觅食的鸡公鸡母们抱作一团瑟瑟发抖,几乎瘫软成一摊烂泥。孩子们见状,拍着手扯开嗓门齐声吆喝:“噢——饿老鸱,噢——饿老鸱!”老鹰受了惊吓,拍翅逃遁。鸡们方收起惊魂,抖抖身子,继续在地上觅食。

冬天夜长。山民们则相互串门儿,围坐在张家或李家堂屋火塘边,说笑谈闲,消磨时光。主人除过以核桃、柿饼、烟茶殷勤招待外,有时还会戳瓢在柜子里舀半瓢晒得干蹦蹦的玉米,又用碗舀半碗黄豆,倒在放有细沙

的铁锅里烧火炒玉米花。“咯咯叭叭,咯咯叭叭”,一时三刻就炒熟了,倒在竹筛子里筛净沙子,稍晾,呈放在大家面前,你一把我一一把地抓了,一颗颗摆在嘴里咯咯蹦蹦吃得蛮香。吃饱喝足了,谈兴意尽了,夜也深了,方起身回家。出门,黑天墨地,寒风刺骨,将衣服紧紧裹了,袖了手,缩脖子缩脑袋低一脚高一脚摸回自己家门,一头钻进热炕头梦周公去了。

冬天的日子里,雪把山封严实了,山里的野物诸如狼呀、野猪呀、獾呀、狐狸呀,间或还有金钱豹什么的,它们往往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明目张胆地去村庄寻找猎物。于是乡村人家圈里的猪、羊、架里的鸡、鸭、鹅等畜禽便遭了大殃。狼叼猪背羊,狐狸拉鸡吃鸭的惨

事在各个村庄时有发生。据说狼最怕圆圈,害怕圆圈套住它。于是,聪明的山里人便和石灰水在猪圈羊圈的墙壁上涂满了大大小小的白色圆圈圈吓唬狼。最难防的是狐狸,有时天明,人们放鸡时在鸡架旁发现一地鸡毛和一摊血,方知夜里狡猾的狐狸光顾于此,悄无声息把鸡糟蹋了。男人们唉声叹气,只恨自己睡得死,让狐狸钻空子捣毁了自家的“鸡屁股银行”,断了油盐酱醋钱。婆娘则宽慰说,不要紧,明年春上咱多逮几个鸡娃子,再养上一窝肉兔,不信把损失补不回来!

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加快了,乡村进入快车道,冬天少有这样的“闲”。回忆往昔,心中涌起浓浓的乡愁!

看着她。

“我小时候,最美慕别的孩子有爷爷。我爷爷,我从来没见过,听爸爸妈妈讲,爷爷很早就过世了。奶奶告诉我,爸爸九岁那年,爷爷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说到这里,梅子哽咽了,眼眶红红的。我抽出纸巾,递给梅子,那一刻,我也跟着她难受起来。

“奶奶说爷爷是一名共产党员。自四岁起,奶奶就教我唱歌,那时候我太小了,根本不知道共产党员是什么意思。后来,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奶奶为什么总教我唱革命歌曲。”

“共和国的旗帜上,有咱家爷爷血染的风采。梅子,有这样的爷爷,你应该感到骄傲!”

“跟你交谈感觉就是不一样。”梅子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听奶奶说,爷爷和奶奶是因唱歌结缘的,爷爷离开的时候,奶奶才三十出头,太爷、太奶奶劝奶奶改嫁,但是奶奶拒绝了。奶奶活了整整一百岁,她是2005年过世的。临终前奶奶给我说,她唱了一辈子的歌,也不知道我爷爷听见了没有,她就想把我爷爷后半辈子没来得及听的歌全都唱给他听。”说这些话时,梅子红了眼圈,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爷爷奶奶走了,但他们爱听的歌不能停下,梅子你要一直唱下去,唱给爷爷奶奶听。”我接过梅子的话,语气坚定地说。听完我的话,梅子沉默了。她抿着嘴唇,用力地点了点头。原来,好多年了,宋奶奶和梅子一直把对一位作别多年的亲人、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深切怀念默默地藏在她们的歌声里,藏在她们的心底。

歌声里的思念

会会

梅子是我的发小,她高高的个头,容貌清丽,身材窈窕,嗓音甜美圆润,自幼喜欢唱歌。

提起梅子,耳畔就会响起儿时从村头的那棵大槐树上高挂的喇叭里传到耳际的老歌——《一条大河》《南泥湾》《党呀,亲爱的妈妈》。当年,这些经典的革命歌曲不知被梅子唱了多少遍。

时代在变迁,歌曲也越来越多,我们一路听着这些歌儿长大。在市上组织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型文艺节目会演中,梅子的歌曲独唱《我和我的祖国》震撼了全场。

那晚演出结束后,我约梅子小坐,为她庆祝。我原以为,她拿了奖肯定会欢欣雀跃,但看到梅子那写满故事的脸,欢悦的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

“梅子今天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还是家里老人身体不佳?”好多年了,我们俩一直无话不说,这次,我真不知道她为何不高兴!

“来,庆祝你演出成功,今天我破戒陪你一醉方休!”我笑着说道。

“你喝不了酒,我知道。今天你能来陪我,我已经很开心了。”梅子握着我的手,目光真诚恳切。

“好多年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喜欢唱歌吗,尤其是革命歌曲?”

“你小时候就是咱村上的童星,我当然知道你喜欢唱歌呀!”听完我的回答,梅子眉宇间的幽怨终于慢慢地散开了。

“你知道我小时候最美慕别人什么吗?”梅子接过我的话问道。

“你从来都没说过,我还真不知道。”我用充满期待的眼神



商洛山

(总第2275期)

刊头摄影 赵有良